

## ◁探索与研究▷

## 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的现状与思考\*

彭松林<sup>1</sup>, 胡晓宇<sup>2</sup>, 卢岩<sup>1</sup>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广东省深圳市 518107; 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沈阳市 110004)

**【摘要】**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辽沈地区公立医院科普媒介,对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的现状进行梳理。了解目前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的现状,促进科普资源开发和管理能力的建设。现阶段公立医院的医学科普能力建设,无论政策层面、行业监管,还是医学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医学科普传播等方面存在一系列不足;关键是尚未建立完善的医学科普能力评价。如何建立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以促进公立医院科普能力建设是目前科普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公立医院;医学科普;科普能力;科普能力评价

**【中图分类号】** R1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32(2024)02-0012-04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4232.2024.02.004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in Public Hospitals/PENG Song-lin<sup>1</sup>, HU Xiao-yu<sup>2</sup>, LU Yan<sup>1</sup>(1. The Seventh Affiliated Hospital, SunYat-s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107, China; 2. The Affiliated 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edia of public hospitals in Liaoshen reg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in public hospital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in public hospital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t present, there are a series of short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public hospitals: policy level, industry supervisio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issemination. The key is tha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bilities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How to establish a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in public hospital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public hospital; med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科普是转变公众观念,促使民众形成理性质疑的科学精神和评估思维的重要途径,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基于科学活动价值的共识机制,促进科学成果普惠于民众,从而不断提升公众科学素质,也深刻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科协发布的《中

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为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网民科普搜索指数较2017年增长19.17%,而健康与医疗主题均遥遥领先于其他主题并占据首位;《今日头条》和《生命时报》联合发布的“国人健康关注度大数据”显示近几年健康资讯总阅读量每年近百亿增长<sup>[1]</sup>,这充分反映大众对健康知识、医学科普的渴求。而另一方面我国全民科学素质的占比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2005年欧盟具备全民科学素质公民占比为13.8%,

\*基金项目:辽宁省科学事业公益研究基金(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1JH4/10100068)

## 参 考 文 献

- [1] 许闲.惠民保的前世、今生与未来[J].上海保险,2021(5):13-20.  
[2] 罗葛妹.惠民保元年,缘何“超常”发展[J].上海保险,2021(1):8-12.  
[3] 《“惠民保”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金小桃,王琴,等.“惠民保”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22(1):3-20.  
[4] 邓雄鹰.惠民保再掀参保热潮 可持续发展直面三大痛点[N].证券时报,2022-11-21(A09).  
[5] 于保荣,贾宇飞,孔维政,等.中国普惠式健康险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建议[J].卫生经济研究,2021,38(4):3-8.  
[6] 许闲,罗婧文,王佳歆,等.普惠保险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基于惠民保的深度分析[J].保险理论与实践,2020(12):22-34.

- [7] 李华,谭瑶,刘媛慧,等.我国惠民保的困境及可持续发展探析[J].卫生软科学,2023,37(5):79-83.  
[8] 苏泽瑞.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现状、问题与发展建议[J].行政管理改革,2021(11):90-99.  
[9] 邹臻杰.逐年升级的惠民保如何持续共赢 专家详解三大趋势[N].第一财经日报,2023-05-26(2).  
[10] 李美丽.“惠民保”再升级更惠民 机遇与挑战并存[N].农村金融时报,2023-05-22(3).

**通信作者:**赵云(1978-),男,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卫生管理与政策。

**收稿日期:**2023-04-04

**修回日期:**2023-05-27

(编辑 马兰)

美国为22%，瑞典高达35%；而2010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才达到3.27%、2018年达到8.47%。因此为了建设健康中国，国家连续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文件将医学科普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公立医院是我国现阶段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阵地，也是医学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主体。但目前关于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的研究仍然较少，笔者根据文献结合本地状况对目前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的现状进行梳理和探讨。

## 1 医学科普和医学科普能力的内涵和发展历程

### 1.1 科普的内涵与科普能力

科学普及简称科普，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让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普通大众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sup>[2]</sup>。其本质和内涵是从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如何到达民众，让普通民众认识和理解、接收科学和科学技术，从而正确认识和理解自然和社会规律。科普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当时的科普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决定的、各种科普生产要素综合投入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的科普产品或服务的产出能力。因此，科普能力建设常见的要素包括科普基础设施、科普经费投入、科普作品传播、科普人员、科普活动等维度；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建设和投入不足都将影响科普的效能。一个国家或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普及的程度取决于其科普能力建设的程度，2018年发布的《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虽然近十年来我国科普能力发展指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综合科普能力建设效果显著<sup>[3]</sup>；但现阶段科普能力建设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 1.2 医学科普和医学科普能力

医学科普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通过各种媒介将医学和健康知识传播到普通民众，使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自身和疾病的内在规律，正确获取和运用防病治病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在这过程中涉及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

关于医疗机构医学科普能力的定义，目前尚无明确的共识。参考《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国家科普能力的描述，国家科普能力表现为一个国家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主要包括科普创作、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科普工作社

会网络、科普人才队伍以及政府科普宏观管理等<sup>[4]</sup>；一个公立医院的医学科普能力可以理解为医院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决定医学科普能力的生产要素包括策划、制作和生产医学科普产品的资源因素（人员、场地和设备等基础设施）、科普作品传播以及在此全过程中所需的经费投入，甚至还包括科普的效果反馈调查及科普其他方面研究的能力。

## 2 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现状

### 2.1 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的现状难于满足民众对健康科普的需要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技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随着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提高，民众对医学科普的需求逐渐提升。而且，由于科普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发展，科普人员、科普产品的传播，科普能力建设的效能等要素不足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科普能力建设的区域不平衡等，导致了医学科普服务的供给不足与需求增加的矛盾加剧；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公立医院缺位、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成为主导医学科普的主体，也是导致这一矛盾加剧的重要因素。公立医院是医学科技工作者聚集地，是培养高素质和创新型医学人才的主阵地，医务工作者因具有深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适合作为医学科普作品的主体；由于公立医院社会公益性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公立医院的医学科普在社会中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可信度和权威性。但是多年来医学科普和医学科普能力建设未能得到公立医院及其管理层的重视，长期以来其对科普的投入不足，无论人员、经费、途径等，公立医院科普作为权威医学科普的代表之一，缺乏规模性和系统性，大量优质资源难以整合，没有充分利用技术力量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sup>[5]</sup>，在医学科普中的作用与其体量应有的地位不匹配。值得可喜的一点是，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在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公立医院开始意识到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开始将医学科普纳入医院转型发展的引领战略。

### 2.2 政策层面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不健全

首先，在国家和社会政策层面，目前我国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和科普激励机制不健全，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机制还没有建立，无论在医院评级还是绩效考核中，都没有纳入医院管理的考核体系。其次，在医院的政策层面，目前大多数医院并未建立与健康科普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缺乏健康科普的支持性环境，政策制定相对滞后，执行缺乏灵活性<sup>[6-7]</sup>。医院

在日常管理中设置了临床、科研、教学的目标,但少有科普建设方面的管理目标,也没有纳入对医务人员个人的评价和考核指标。因此,医学科普工作无论在医院管理层还是在医务人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虽然大众对医院的医学科普有着高度信任和强劲的健康科普服务需求,但公立医院及其人员对科普的积极性普遍并不高。

### 2.3 缺乏稳定、专业的医学科普队伍

医学科普是涉及医学、媒体、传播学、社会学等的交叉学科,科普专业队伍高端人才匮乏,人员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结构性矛盾突出,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sup>[8]</sup>。2019年四川省健康教育机构能力分析中显示健康教育主体普遍职称较低,以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sup>[9]</sup>。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深圳市,94家医疗卫生机构中设置有健康教育部门和专职员工的机构也仅占82.98%。目前在医学教育中缺乏医学科普相关教学课程和专科规划,加上广大医务人员缺乏相关专业培训,导致了医学科普队伍建设缺乏必要的人才来源。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科普资源的限制,科普人才缺乏在基层和欠发达地区的公立医院显得更为突出<sup>[10]</sup>。与公立医院拥有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可以满足医学科普的医学专业性相比,公立医院中更缺乏的是从事科普策划、制作和生产、传播的运营队伍<sup>[11]</sup>,而这是影响公立医院医学科普传播效益的重要因素。

### 2.4 公立医院医学科普传播途径及形式单一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从纸媒时代的单一方式转变为电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多元化、立体交互式的方式,一些新媒体、移动终端等传播方式已广泛应用和深入人心。但目前公立医院的医学科普传播途径及形式却显得单一。首先,传播的媒体和途径缺乏多样化。不同媒体拥有不同的主要受众群体,由于多数公立医院缺乏从事医学科普策划、制作和生产、传播的专门团队,从而难以做到根据不同受众针对性采用不同媒体进行科普。截至2020年12月27日,以“医院”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内搜索,在全国众多公立医院中仅搜索到80余家已认证的公立医院抖音号<sup>[11]</sup>;辽沈地区7家大型高校附属医院和省级医院,科普宣传也仅限于互联网医院、微信公众号、官网、官方微博等媒介中的2~3个媒介,仅2家建设了医院APP,3家在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开设了健康科普专栏;虽然有医院在纸媒、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做过健康科普,但都没有系统性、连续性推送过健康科普信息、科普节目,目前尚无一家医疗机构建设一个在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健康科普品牌项目/节目。公立医院缺乏与专业媒体的深度合作,难以打造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或节目,这也是公立医疗科普传播途

径和形式缺乏多样化的又一表现。其次,科普的形式单一化、原创少、更新慢。目前绝大多数医院的科普作品以文章和短视频为主,其中许多科普作品呈现宣教模式、术语多,作品呈现不够生动活泼,而且原创作品少。辽沈地区7家大型医院微信公众号的科普保持1周更新1次仅1家,而官网健康科普专栏更新频率更低,数月才更新一次,更有甚者在10年前就停止了更新。科普形式单一化的另一种现象就是很少有机构能将一个好的科普内容制作成不同形式的作品在不同媒体同时发布,影响了科普作品传播的范围和效应。

### 2.5 其他问题

我国医学科普实践长期以来乱象丛生,导致公众无法从海量资讯中甄别出科学的科普信息。近些年来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一些缺乏职业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医学人员,为了个体的某种利益,在做科普时过分夸大某种医学技术的优势而有意忽视其弊端,如前些年盛行的奥美定注射隆胸、近些年来流行的“保胆取石”等,由于这类科普充分利用自身医学背景和身份以及一些医学技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医学合理性,所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行业监管,无论从事科普的人员、作品,还是传播媒体和方式,都缺乏准入制度和必要的审查制度。另外,医学科普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相对不足,如科普各环节中的技术和设备支持不足,对科普基地和场馆建设的重视不够等,也影响了公立医院的科普供给和传播能力。还有科普投入少、不重视科普研究等也是目前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现状之一。

## 3 医学科普能力评价研究

### 3.1 科普能力评价研究与范畴

科普能力评价是通过对其资源条件和服务能力、效果等进行评价和研究,探索各种科普资源整合、提高科普服务能力和效果的途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文化效益。其既包括对科普能力的各要素的评价,如科普创作、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科普工作社会网络、科普人才队伍以及科普管理等各环节的评价,还包括对人文、社会、经济等社会效应方面的评价。关于科普能力评价研究,我国学者主要依据科普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借鉴科技评价工作中从投入、产出两端进行衡量的体系,将科普能力评价指标大体分为科普投入、科普产出和科普支撑条件三个维度;而组织管理和政策环境(科普组织建设、科普政策、科普奖励等)作为科普支撑条件。此外,科学教育环境等也是国家科普能力评价的重要方面,应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既往对科普能力要素评价方面的研究

表明,科普作品传播和科普活动是我国科普能力建设中的短板。

### 3.2 我国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医学科普能力评价是单一科学领域方面的科普能力评价。目前科普能力评价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域的科普能力评价,少数研究探讨了一些组织、科技场所机构的科普能力评价。在我国,公立医院是医疗市场和保障民众健康医疗的主力军,与上述某一地域、单一组织或机构,公立医院科普能力建设同时兼具行业和机构的特点。目前虽然有一些研究对如何提升公立医院科普能力进行了探讨,但对于医院医学科普能力评价的研究仍十分匮乏。因此各级公立医院的医学科普能力如何评价,采用哪些指标比较合适,目前尚不明确。如前文所述从科普能力的要素入手设立评价指标,仍然是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许多公立医院不仅是实施医学科普的机构和主体,也应同时是医学科普研究的机构和主体。所以,医疗机构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不仅包括人员、场地、经费、科普传媒和科普活动等一般指标,还应包括医学科普研究、行业学术研究方面的指标。

## 4 加强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体系建设

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公立医院仍然是保障民众健康的主体,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具有更高可信度和权威性,因此,加强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评价体系建设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健康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突出公立医院医学科普的主体地位,需要从社会行业、管理政策、医疗机构的三位一体建设。从社会和行业层面,应大力倡导行业规范,进而制定行业标准以及必要的行业培训,引导医学科普的分级和专业化发展,引导医学科普研究和医学科普能力评价研究的发展。从管理和政策层面,应加强医学科普能力评价体系的建设和政策研究,引导和制定准入、激励、退出机制和政策。而医疗机构应加强医学科普管理和制度建设,建设一支包括科普管理和规划团队、科普作品设计和创作团队、制作和加工团队、传播和运营团队等在内的专业科普队伍,通过增加投入、加

强科普研究、不同层次科普活动培育科普文化氛围,建设医院科普文化的品牌。

综上,目前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的现状难于满足民众对健康科普的需要,也与其在国家和地区医疗市场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在实践“健康中国”战略中,公立医院需要承担起医疗服务和医学科普的双重责任,通过加强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建设和人文品牌建设,发挥公立医院医学科普的主体作用,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公立医院医学科普能力评价的研究亟待投入和加强,以为公立医院医学科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依据。

### 参 考 文 献

- [1] 曹翠峰,周一思.手机媒体时代医学科普传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20,17(2):227-230.
- [2] 佟贺丰,刘润生,张泽玉.地区科普力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8(12):54-60.
- [3] 王康友.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17-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8-31.
- [4]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八部委出台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若干意见[J].科协论坛,2007(2):34-36.
- [5] 罗欣,段文利,陈明雁.公立医院开展医学科普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北京协和医院“健康中国协和行动”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为例[J].中国医院,2018,22(12):75-77.
- [6] 王方,王孟妮,张品,等.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J].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21,32(12):966-969.
- [7] 王英俭,陈套,贺晓航.我国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影响因素与对策实证研究[J].科普研究,2019,14(4):5-13,49,110.
- [8] 李纪文,牛志民,吕朋飞,等.医学科普工作现状及改进建议[J].未来与发展,2015,39(10):13-15.
- [9] 张盼,王思凌,张燕燕,等.2019年四川省健康教育机构能力现状分析[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21,37(3):434-438.
- [10] 宋诗尧.基层医疗机构在健康科普推广中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农村卫生,2022,14(4):24-26.
- [11] 丁聘,张威.公立医院抖音号短视频健康传播研究[J].传媒,2022(3):62-64.

通信作者:卢岩(1972-),女,医学博士,副研究员,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医院感染管理、健康教育管理。

收稿日期:2023-10-18

(编辑 马兰)